

說

部

第三

叢集

若海雙星

卷上

書

第八十八編

苦海雙星卷上

第一章

比國歌杭省夢藍橋之側。有巨廈一區。四周窗櫺駢駢。以百計。是爲紗廠。廠主曰夏恩棠。廠中鎮日工作。雖當夕陽西下。尚是隆隆不絕。以機器震撼。地軸爲搖。故其聲洪也。機器多種。一爲彈棉機。將棉子彈破而成棉球。則又有一機力彈棉球。使飛花滾落如雪。卽或棉花。棉花以之縷線。乙乙抽絲。細長若髮。又過一機。卷之以籠。而積縷之業成矣。似此幾許機器。自上而下。簸動無已。奏工又敏捷。其爲具。則輪軸革帶。及捲線之機而已。每一動。必有一聲。醻。聲。以。爲。巨。響。遂。覺。震。耳。如。雷。能。令。觀。者。腦。海。爲。之。昏。塞。無論。

何種思想均被消磨掃蕩而卽於無。又似舟行大海。聞風濤澎湃之聲。神爲迷惘。究厥作用。特鐵與火之能力耳。此鐵及火。永久服役是間。而毋敢懈。其中執役之人。拔來報。往口若喑。而耳若聾。男女也。童稚也。或司機。或續線。或則供給棉花。其供棉花也。大似機器老饕。腹餒狂啖。棉花不止。

此若干男女。工作是間。揚揚如平常。恬然不以爲警。有若童子趁風車而嬉。弗計其軀將遇險而斃也者。顧機中有革帶齒輪。尙有其他能曳掣衣服之具。衣一被掣。身亦隨入。鐵則罔識。情理而吸之。迨離去。此鐵人之肉體。亦或一物質耳。噫。工人被此無知之鐵所吸者夥矣。彼無知之鐵。直視人之軀體。與棉花無異。

時鐘一鳴。司火者將火閉熄。機爲之停。轟然發一巨聲。聲徹雲際。

已而寂然衆籟俱止

此爲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夏向夕。夏恩棠紗廠停工之頃。一時機作悉罷。所有工匠齧聚於廠中大院。及向來支薪短銅欄之次。靜候主計發給本星期之工價。工者囂雜已甚。然而男婦童嬰各從其黨。卽拽線與捲線之工亦各分開而不相混。

女者工資例皆先發。以其中半多已爲人母。家中呱呱待哺。尙有乳下之兒。似此乳兒實堪憫念。終日寄託於他人之手。渺在其母懷中。自墜地卽飽嘗人世苦趣。每求輒靳。備供劣社會之所犧牲。此劣社會實反對上蒼好生之德。使母人者不能盡其爲人母之天職。矧斯職爲世間所最應盡者耶。

然而在工匠中亦未嘗無暢遂之一日。蓋以支值已訖。明日星期。

休業。言歡此其時矣。維時捲線羣中有一人。軀幹頗偉。顧甚蠭獮。且發語偷俗。每啓口。鬨然大笑而已。正在談笑之頃。見一工匠。從廠中趨出。向彼方而進。此人卽趨近其旁。作手勢招之。引彼離羣。輩數武。與之言曰。唉。阿潭乎。今夕子可與吾輩一聚乎。吾等蓋欲聯席笑談爲樂也。阿潭卽答曰。蘇昂君。吾與君等聯曹乎。胡吾未之前聞也。蘇昂曰。今日爲隸洪君之紀念日。子胡瞀然。阿潭曰。何紀念爲。蘇昂曰。渠服捲紗業務於此二十五年矣。阿潭曰。隸洪君業工直如是之久乎。殆非也。吾察其年事。若不甚老者。蘇昂曰。渠年固非老。惟渠先在布猛紗廠爲續線匠。斯廠固斯地所首創者。實惟一千八百年。彼年僅十五齡耳。彼所識歷史。羅羅可指數。直如月分牌懸諸腦中。迨一千八百零七年。始改隸此特鋪紗廠。試

僂。指。計。之。三。十。二。除。七。恰。好。二。十。五。年。阿。潭。曰。是。固。然。矣。但。隸。洪。
君。實。不。似。四。十。許。人。言。之。人。亦。不。相。信。也。蘇。昂。曰。此。君。蓋。善。達。樂。
生。之。旨。且。能。支。配。時。間。以。及。時。行。樂。故。能。返。老。而。少。如。但。苦。身。焦。
思。則。此。君。亦。早。游。墟。墓。矣。平。常。啤。酒。一。觴。腊。肉。一。方。美。醞。間。或。一。
飲。以。此。逍。遙。自。得。以。全。其。天。枯。槁。也。亦。變。爲。潤。澤。矣。汝。其。參。透。此。
理。乎。祇。區。區。半。佛。郎。之。資。即。可。對。酒。當。歌。謳。浪。笑。傲。永。夕。爲。歡。至。
明。日。又。係。星。期。酒。店。中。美。酒。嘉。肴。有。四。色。珍。品。以。之。充。饌。店。名。灑。
巴。提。主。人。曰。狼。巴。亦。吾。輩。友。也。阿。潭。思。揣。半。晌。搖。首。應。曰。吾。尙。無。
意。及。此。也。蘇。昂。色。變。遽。曰。爾。意。何。居。多。年。老。友。之。紀。念。日。獨。吝。此。
五。十。孫。丁。乎。阿。潭。曰。非。我。錢。也。吾。明。告。子。吾。與。隸。洪。君。實。非。深。交。
且。拼。酒。至。於。夜。分。殊。不。可。耐。吾。甚。不。欲。若。強。之。必。至。生。病。阿。潭。語。

時意稍羞縮蘇昂號然大笑卽執其兩手言曰阿潭丹蒙小子乎吾甚憫爾從前凡事皆爾倡之從未言及回家之晚者自女娶妻後形狀爲之一變彼時吾卽留心察汝汝直蟠伏於汝妻裙幅之下而不敢少動成一枯寂鄙吝之人矣咄爾殆忘其爲丈夫爲闔威所禁遏直類嬰孩吾亦知爾非不欲與羣輩爲樂但必須回家稟告取進止抑尙不知爾敢逕稟否也阿潭亦呼其姓字而言曰蘇昂斐爾敦斯拉吾不欲與爾爭閒氣爾言吾雖不承然亦諒汝之無惡意也蘇昂曰爾尙謂非以妻中梗而不得去乎阿潭曰然然爾言吾卽承之且吾非特爲妻並亦爲子以吾固甚愛吾兒也蘇昂曰丹蒙君是矣爾有兒捧之如拱璧但令之學嬌惰耳少時爾導之學校讀書所靡之費爾終歲作苦不足以供之將來此子

養成一學究先生。習爲遊惰。爾則墮入苦趣。一星期中勤勤懇懇。
儘事工作。如廝僕。暇日求與朋儕杯酒言歡。而不可得。一生汗血。
盡付兒曹爾之體亦歸莊弱。年命亦將不永。迨子長成。其心目中。
詎知有父。但見一極苦無用之工人而已。阿潭聞言。蹙然意稍爲。
動。少須答曰。蘇昂爾不知教育。一門爲生人寶藏。具一種能力。以。
陶冶人使之何施。皆可吾輩不能積產。以遺子孫。欲愛之。卽此而。
已。蘇昂曰。此皆爾妻絮聒。一片夢囈。爾試思吾儕。一介工人。烏能。
說到教育。上面世所稱讀書作字等事。彼此均無所用之爾之執。
業與我同。汝卽不認得 a b c 等字母。能少進錢否。此不過一。
癡想耳。吾輩祖父生而爲工。卽吾子孫亦復如是。分所當然。無可。
辯駁。爾謂吾人之子不農。力自給。此等念端。可以休矣。吾已遣吾。

一子服役紗廠。其餘亦將睡入。如此辦法。悟舍一語俗諺。所謂半油加於菠蘿菜上。多一分脂腴。吾人卽藉此以多飲一杯啤酒。陶然自適。爾意云何。隸洪君紀念之會。爾究願赴與否。行矣。何其愴也。彼婦喋喋。何妨姑容。倘太驕張爾。卽一振乾綢。以遏其燄。亦顯得鬚眉膽幹也。阿潭聞言。遂從囊中取出半佛郎與之。蘇昂曰。今夜准九句鐘在灑巴提酒店。此較溫煖。過一快樂日期。使汝至老。尙不能忘也。阿潭曰。我能來卽來。尙未敢預決。蘇昂曰。來矣。爾總不若是。訛詎有蠲資與人飲酒乎。若果如是。則子誠乃大愚。抑與爾妻易弁而釵矣。吾想汝尙未至。如許地步也。

此時主計處所。詔告數種號碼。此二人卽知領資時間屆矣。蘇昂之值先支。尙自立俟。阿潭偕出。而阿潭支錢之頃。主者留之少待。

與數人搬運車輪方去。由是蘇昂復與握手言曰。今夕爾若不來。吾將畫一十字架於爾背上。爾其留意。爾須知世上普人均沾歡樂一部分利益。爾何自苦爲妻子犧牲。使精神耗盡而後已。乃自吟曰。帆之張兮。乘風而游。人類澌滅兮。世界豈復能留。吟畢。復接言曰。得樂且樂。斯可矣。噫嘻。行樂哉。行樂哉。且笑且跳。跳向一方而去。踵其後者。尙有一羣年少紡工。以此輩均須向彼支錢也。

第二章

過呢佛橋許。有一巷。巷列屋三十餘間。屋制皆相仿。似特建以供工人及諸末作者之僦居。中一屋。有婦人在彼潔衣。此婦覺尙健碩。想彼盛年。定有幾分姿首。卽現狀亦非甚醜者。惟衣裳襏襫。不堪。且多垢膩。陳列種種。尤形濫惡。愁慘之氣中人。此婦作事似尙。

奮。迅。以。兩。手。浸。盆。中。互。擦。其。衣。而。潔。之。激。水。四。溢。房。中。則。膩。氣。蒸。
騰。蓋。又。有。垢。衣。燶。之。於。釜。者。壁。間。懸。一。半。明。半。滅。之。燈。其。下。有。爐。
爐。上。置。陶。鍋。作。晚。膳。時。揭。其。蓋。視。之。手。木。瓢。以。攬。其。物。恐。其。焦。底。
也。四。童。嬰。有。男。有。女。衣。著。垢。敝。亦。如。其。母。卽。在。旁。側。木。榻。上。或。坐。
或。臥。隨。意。滋。鬨。並。互。相。擣。髮。縱。毆。且。互。詈。以。市。俗。穢。語。不。似。小。兒。
所。出口。者。其。母。都。不。屬。意。有。時。鬧。到。極。地。被。毆。者。求。援。輒。呼。阿。嫗。
不。已。於。是。此。婦。立。起。奔。向。一。童。蹴。之。以。足。其。次。捶。之。以。拳。餘。則。盡。
批。其。頰。旣。訖。又。迴。視。爐。中。所。烹。薯。蕷。口。中。喃。喃。穢。詈。若。隱。授。其。子。
女。以。詛。詈。之。學。者。隨。斥。曰。汝。輩。何。乃。放。蕩。如。是。爾。觀。之。薯。已。焦。矣。
少。須。爾。父。歸。來。必。且。哮。勃。又。以。惡。語。加。我。矣。爾。父。子。以。我。爲。奴。廝。
我。儘。爲。爾。等。供。役。自。朝。至。夕。尙。不。足。而。呵。叱。隨。之。爾。慈。善。之。父。究。

何往乎。吾料其定在灑巴提酒肆中。今日恰值領貲可恣意飲啖矣。會當力摔之返汝等勿許少動此鍋。違則將汝小頭摘下。噫。此皆爾父母冤孽之所賈也。言訖。奮袂趣出。其母甫出。此屋衆稚咸徒跣跳踉地上。愈形瀦濕。並几榻牆壁皆沾有泥水之痕。未幾突然見一人卓立於戶限之上。乃其父也。羣小悉悚懾走匿。其父但聞一種焦辛氣味。並燐衣垢穢之氣。又見器物凌亂。滿地污水。直組成一苦惱境界。令人不可終日。卽問曰。爾母安適。答曰。赴灑巴提酒店也。曰。赴灑巴提酒店乎。答曰。卽覓阿父而去也。此人迴身。卽見婦人已回。因訶之曰。濁物。此間成何等人居。直牧圉而已。爾胡爲必俟至傍晚。我寧家時。方始浣衣耶。白日堂堂盡付諸鄰毗。絮談中矣。此婦人漠然如未聞。呼其子曰。第斯惕。汝往呼若姊谷。

特梨歸。其夫復曰。我足一涉此家園。我心卽已發狂。常願離此窟宅。永不返顧也。爾思工作一星期。耗盡汗血。挈資回家以供朝夕。乃饗我以焦薯。並幾許惡臭。使人胡堪。其妻聞言。只作恆狀。應曰。畔爾所說之語。眞堪發噱。我服事於爾。直成爾之僕隸耳。譬若此物。不甘美爾。可勿食之。此屋不潔淨。爾可自除之。蠢物哉。其夫揚手作欲毆狀。婦曰。荷荷。尊拳其發癢乎。蘇昂斐爾敦斯拉其勿爾姑。稍寧靜片晌可乎。若欲面上帶有爪瘢。赴廠請卽爲我言之。吾已夙備待爾。以吾觀之。爾且息喙就膳。此薯尙未至焦。且爾卽叫囂。怒毆亦不能使焦薯復舊也。

語未已。此時適有小女娃。年齡約七歲。許款款趣入。女容瘦甚。似嬰有宿疾。而兩蔚藍之目。澄然櫻口。嬌小可人。憐愛所衣。雖亦常

服。顧特整潔在此。濁濁之屋。真似有甜淨無垢之氣。散佈於其中者。此女卽趣向其父。以兩手捧其父之手。仰承顏色。而笑。笑態嫣然。秉懇摯之意。嚶聲言曰。吾親愛之父乎。兒爲父道晚安也。發音清烈。如銀簧。其一種親切容態。與其詞。况其父情爲之移矣。卽將此女抱置懷間。言曰。吾可愛之谷特梨。女少愈乎。抑尙病也。女曰。阿父兒病未盡去。丹蒙夫人餌我以善藥。飲後覺甚疏爽。其父復問曰。丹蒙先生已由廠寧家乎。女曰未也。其父曰谷特梨吾兒盍速御食。此羣小讐。早已舉叉肆其饑吻。頃間將無餘矣。女聞命卽就案坐。舉手爲十字架祈禱。禱畢方食。食少許。極有儀檢。其父覺此薯味劣甚。大不適口。呶呶不已。面色隨變。然而此一團怒氣。亦卽壓下。似爲其女所軟化者。因呼其妻曰。利納勿爭也。汝獨不能

稍事汎潔。俾兒女輩有所效法。爾盍觀丹蒙夫人。是眞能治其家者也。彼夫亦猶之我業工所得資亦不過我。然而入其室食案乃如琉璃屏。其他諸器物亦皆淨潔無纖埃。其妻聞言卽作一種尖銳之音。應曰。爾謂丹蒙夫人乎。是極佳極才幹之婦人。吾亦承之。第渠家一切人非猶之吾家中人也。渠頻年饒有私蓄。雖不顯暴。實則有之。其夫曰否。否。彼夫乏資蓄於何有。彼舍阿潭所得工值外。並不能增一孫丁。且較吾家尙有遜色。吾子一星期可進四佛。郎渠則無也。其妻曰佳兒哉。斯不過多餘幾枚酒瓶之塞耳。若果覩勉爲其父之肖子將來。吾恐更劇飲無藝矣。其夫曰丹蒙實乏餘囊。其所以得此者。無非其妻從事儉約耳。汝能崇效。安見不與之齊。其妻乃呼其名曰蘇昂斐爾敦斯拉。人各相足而製穢。不能。

強老獮。學作新面孔。可以休矣。將安用之。抑爾亦知居停談及丹蒙夫人。亦靜潔亦條理。意謂其曾讀書故也。其夫曰。居停言母乃詆謔。丹蒙夫人祇能檢閱月分牌。及祈禱之書而已。此等書胡能學得治家法則來。妻曰。吾明告子。是皆由丹蒙君束躬以儉不事浪費所獲資悉數供家。不似爾竟夕沈湎嗜飲及博也。其夫愠甚。乃盛氣謂之曰。或許有之。誰謂我不欲寧家者。至少星期日亦歸。若非屋居湫濁並汝。作如許面目。我亦何樂在外。惟汝此等蠻野之風。猥僂之氣。直麾人於室門之外矣。此婦被斥。卽起立。以手插腰。作欲與鬪狀。顧乃忽聞砰然推門聲。則見一童子年約十四齡。許滿身棉花健跳而入口含煙斗。且帶唱淫靡之曲調。甫入室。卽據案坐。取薯便啖。一嚼旋擲。又於槃口喃喃呶詈。其母其父。靡

特不之禁。意若甚然。其所爲者。此童子卽將三佛郎。擲置案上。曰。
此吾所得之辛資也。薯蕷已焦矣。且滿屋腥氣。吾將赴他所飲啖。
彼間物或不至毒予也。斯時此數人者。又起鬨爭。蓋以其子隱去。
一佛郎也。此現象直至半時許方已。迨其父出資後。又復大鬨。以
其亦隱去數佛郎也。爭鬨喧呶。各罷而罷。童子欣然爲其父母道
晚安。卽曰。吾赴酒巴提酒肆。唔一片火肉也。其父呼曰。亞力山大。
女姑少待。吾與女偕行。勤務一星期。吾輩亦應稍爲舒適也。父子
出門後。此婦人獨自咄咄。乃自言曰。彼等以我爲應在家受苦耶。
彼等請儘游樂。我亦湊一分子。我亦思唔一片火肉也。因囑其女
谷特梨曰。女姑暫住丹蒙夫人家。一句鐘後。吾當詔女返。於是
火房攬爐火令熄。顧此火。倔健未肯立熄。乃以洗衣餘水傾於火。